

新式標點

蘇批孟子

連照題



民國十五年九月初版
民國廿一年七月再版

●新式
標點蘇批孟子全一冊

●定價大洋五角

標點者 胡 翼 雲

出版者 上海坤元堂

發行者 上海掃葉山房

代售者 各省各埠大書局

版權有所翻印必究

原序

何朝彥

古者楊墨塞途，孟子辭而闢之，廓如也。其言爲明道之言，區區以筆法求之，抑末矣！然觀其筆勢，如鎔鑄而成，非綴緝可就；熟讀亦可以悟作文之法。所以蘇批孟子一書，操觚家珍同拱璧。老泉嘗有言曰：「詩人之優游，騷人之清深，孟韓之溫醇，遷固之雄剛，孫吳之簡切，投之所向，無不如意，皆筆妙爲之也。筆法而佐以卷軸，落落大家，雄視乎前人，謂孟子文章妙不可言，惟老蘇文深得其妙，良不誣矣。第此書之在嶺表者，多漫漶不可復識，彥久欲與一二同志，蒐羅參訂，稍

加推衍，付諸剗削，然有志未之逮也。壬申，省親南旋，適友人趙子錦江相過道故，出其平素著述一端相示，蓋取蘇批訂之集誌儒論談，並付以己見，顏曰：「增補蘇批孟子」博而賅，詳而精，無義不搜，無美不彰，久爲老泉功臣，誠有先得我心者，披讀之下，大慰生平。爰復壽之梨棗，公之天下，以嘉惠後學於無窮，斯不亦仁者之用心乎？趙子之博雅好學，觀其所著，可以知其人矣！

增補蘇批孟子

胡翼雲

讀孟子後的感言

古代絕偉大的賢哲，到後來都不幸變成了後人的箭靶子；他絕偉大的著作，也不幸湮沒在腐儒的廢話堆裏！我因此不禁替孟子起了無限的感嘆，替孟子這部書也起了無限的感嘆！漢代以還，儒家的學說，罩上了一層陰不陰陽不陽的怪氣息，孟子的真精神，就在一般迂拘不通眼光如豆的後生小儒手裏盡量斷送，他所提倡著的「崇正道，闢異端」的大主義，也被見神見鬼的人妖牽累得拖泥帶水了！

試看孟子一書，總計不過七篇八千餘言，可是經過二千多年長期的註疏研究，不是弄得不可使人卒讀了嗎？並且後來有什麼入股咧，什麼制義咧，不是又索興鬧得烏煙瘴氣了嗎？咳！孟子可真碰著劫運了！這回我用了一些功夫，把那趙大浣增補蘇批孟子，加上了新式標點，也許有幫助讀者的便利；我於此便發生了一種感觸，且重雜的一齊寫了出來，給讀者一瞥：

默察歐洲列強的趨勢，和中華現在的時局，比較中國古時的戰國時代，彷彿相同，都是國家主義最發達生活程度最高上的時代。在國家主義旂幟下的人民，不過供給野心勃勃的政客軍閥帝國主義者的驅使和犧牲，以博其快意縱其大欲；求所謂

「民生主義，」「人民是國家的主人翁，」這些好聽話，統一概抹煞了。

什麼是國家主義？Nationalism 他說：以國家的統一爲第一義，而以民衆爲附屬品。又說：人民如犬馬，一切爲國家的犧牲者。又說：在那時人格的觀念，絲毫沒有存在的價值。總之國家主義，不管他是君主國或者是民主國，統是銷滅人民的活動力，箝制人民的權利思想，養成機械式的民衆而喪失人類互助的一個主義。野心家就利用他求逞一己的私圖，不惜出其全力來剝奪我民權，壓制我民氣，離間我民心，始終背着人道主義，開著倒車走，去貫徹他的所謂國家主義，在那時候算做

最出鋒頭的

——歐洲如拿破崙威廉第二中國如秦始皇元始祖

他的結果，對內是戕賊人民的同情性和滅殺社會的進化力，對外是破壞世界人類的和平和障礙人生的幸福。

老實說：國家主義就是強權主義，就是侵略主義，就是有己無人的主義，在個人說起來，就是強盜主義，我回顧戰國，魯衛鄒滕任薛齊燕三晉宋……等都是中國土地，都是中國人民，祇爲了周不能保持他國家原有的勢力，沒有實力行使他的國家主義，列國紛紛，大家起來擅代。那班野心家無不懷著巧取豪奪詐欺霸佔的獸慾行爲，互相兼併，互相仇殺，滅掉人類博愛的公誼，放棄國家文化的責任，亟亟皇皇，侵略別人的疆土

，擴張自己的地盤，兵連禍結，民不聊生，堯舜湯武的大道不行，楊朱墨翟的謬言滿天下，仁義充塞，邪說橫行，士農工商，不安於業，所謂仁義道德文章藝術，統弄得漸滅無存，把整個戰國時代陷落在戰爭恐怖阨陁不安的狀態中。

在那個時候，鄒國有孟子這個人挺生其間，爲「知言」「養氣」之學，年屆四十，不動於心。他最初到梁國去見惠王，拿仁義格君主的利心。開口就闢開富國強兵，說明上下交征必成弑奪的禍害。繼而到齊國去見宣王，宣王有桓文之間，力陳保民的政策，極言大欲非興兵構怨所可求得，就勸挽他施行仁政。又到滕國，文公有爲國之間，孟子力言民事不可緩，益說

助法利民的美善。又到鄒國，穆公憤恨他的百姓不救長上，孟子拿上慢殘下去責備他，喚起人主猛省。齊楚爭強，文公有事齊事楚之間，孟子拿片言去解決他。秦楚構兵，宋徑到秦楚二國去往說，孟子告訴他以仁義罷三軍之師。他後來到任國到薛國到燕國到晉國到宋國，奔走列邦，風塵僕僕，撥亂反正，無非是一片挽救人道淪亡的苦心孤詣。他規著「君爲輕，民爲貴」的大義，極切合今日「民主主義」的旨意；又提議井田學校的制度，也爲切合「民生主義」的一種計畫，足見他生在戰國擾亂世界中，又是孤立無援，單靠著三寸不爛的舌頭，七尺以長的身軀，擔當世教，維持宇宙，在那時候實爲「中流砥柱」的

偉大人物，可算是抱有愛國的熱心拯世的宏願者之最先一個人，那麼他這部孟子老老實實可以名曰「國魂。」

我說到這裏，想着我們中國現在鬧成這個局面，無異戰國的混亂。一班政客軍閥帝國主義者始終努力地在那裏掀風作浪，造成一個恐慌世界作踐民命，摧殘文化，竟忍以殘酷手段保全他所假託的國家主義。但是我們今日在他鐵蹄踐踏之下吃盡苦楚，已夠了，已非一日了，快快起來請看今日的中國不是已成了半殖民地嗎？人民不是已橫被屠殺了嗎？主權不是已被奪去了嗎？賣嘴政客，鬼鬼崇崇，依附軍閥，搬弄是非，顛倒黑白，甘爲喪心病狂的勾當；無知軍閥，耀武揚威，暗結帝國主

義，倒行逆施，壓迫民衆，忍爲禍國殃民的毒計；爲鬼爲蜮，變幻莫測，攘攘擾擾，雞犬不甯，不幾變成了強盜主義的世界嗎？下至一班土豪大賈，有的抱自私自利的主義，有的抱由商入官的主義；至於談到爲社會謀進化，爲國家謀獨立自由，祇怕一百個人裏檢不出一個來，這個不要去論他。我還是問問，軍閥怎樣可以消滅？帝國主義怎樣可以驅除？怕不是在口頭上說空話可以了事，當然要用武力來解決。試想想軍閥怎樣可以壓迫民衆？帝國主義怎樣可以侵略民衆？他們唯一的工具也恃着武力——鎗礮軍艦飛艇……之類——像我們文弱的人，一天到晚，握着一本死書，在那裏呆讀，任你讀到一百年一千年軍

國依然要壓迫的，帝國主義依然要侵略的；若不是集合强有力的民衆——愛力堅定信道篤實羣策羣力——起來改造一番，這班軍閥，帝國主義怎樣能夠銷聲匿跡，羣驅於烏有之鄉呢？

我盼望讀了孟子的人們，要明白孟子懷抱的真精神的所在和所提倡的「崇正道闢異端」的大主義來養成富貴不淫威武不屈的大勇敢，拿仁義爲無敵的武裝，道德爲自衛的利器——無形的武力——同心協力，衆志成城，到了這時候軍閥雖然橫逆，帝國主義雖然凶殘，也可以人人制了挺杖去打倒他的堅甲利兵。但是現在多數的民衆，教育未普及，智識未高明，不知國家是何物，獨立自由是何事，所以不能夠聯合一起，始終的和

軍閥對抗，一致向帝國主義進攻。因此歷年來國家祇有一回回的國恥，並沒有一回回的國慶，這就是民衆缺乏澈底的覺悟心透明的觀察力的緣故。那麼我們這個重大責任，不能不先由智識階級自告奮勇，漸漸的再加入到民衆的肩仔上去，不屈不撓，百折不回，堅持到底，自然沒有不可達到的目的之一日。

概括的再重提一句：人們希望中國完全獨立完全自由，第一要義當學孟子這等人和所懷抱的真精神所提倡的大主義，體會力行，見諸事實，這就是我標點了這部孟子的本意，若僅僅研究他的文章，當作文範本讀，未免小視了他。

新式標點

增補蘇批孟子

蘇 洵 原本

趙大浣增補
胡翼雲點校

梁惠王章上

蘇云一句略住
孟子見梁惠王，王曰：

『叟！不遠千里而來，亦將有以利蘇云婉切

吾國乎？』

蘇云直捷提
孟子對曰：『王何必曰利，亦有仁義而已矣！』

伸

王曰：『何以利吾國？』大夫曰：『何以利吾家？』士庶人曰：

『何以利吾身？』

束上

上下交征利，而國危矣！萬乘之國，弑其君

者，必千乘之家；千乘之國，弑其君者，必百乘之家。萬取千

焉，千取百焉，不爲不多矣！合苟爲後義而先利，不奪不饜。

增補蘇批孟子

爲字反對利字

蘇云：「此篇務引君當道，得進諫之體。」
波瀾就緒上文
再用前語繼
亦上句却放在下

蘇云：「此篇務引君當道，得進諫之體。」
波瀾就緒上文
再用前語繼
亦上句却放在下

蘇云：「此篇務引君當道，得進諫之體。」
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；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。王亦曰：「仁義而已矣，何必曰利！」

蘇云：「此篇務引君當道，得進諫之體。」

此章孟子以仁義格君心之利，仁義固重，尤重破利；開口即以「何必曰利」一句，與之截斷，然後進之以「仁義」，下申言利邊獨詳，申言仁義邊反略，結處重頓之曰「何必曰利」，直與起處「利國」一問，針鋒相對，結構精嚴。

利在則弑奪必至，仁義則禍後亦無，是有利必有害，而仁義未嘗不利也；兩下相形，于「何必」「而已矣」之神，逼得更緊更醒。提處承惠王言利來，故接以「何必曰利」句，處處承不遺親後君來，故接以「仁義而已矣」句，極轉接緊之妙。結用前語倒轉，是順逆錯綜法，亦以兩包中間法。

孟子見梁惠王，王立於沼上，顧鴻鴈麋鹿，曰：「賢者亦樂此乎？」

孟子對曰：「賢者而後樂此；不賢者雖有此，不

此節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

此節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

樂也。詩云：「經始靈臺，經之營之；庶民攻之，不日成之

；經始勿亟，庶民子來。王在靈囿，麀鹿攸伏；麀鹿濯濯，白

鳥鶴鶴；王在靈沼，於物魚躍。」提開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，而民

歡樂之，謂其臺曰「靈臺」，謂其沼曰「靈沼」，樂其有樂

鹿魚鼈。古之人與民偕樂，故能樂也。湯誓曰：「時日害喪

？予及汝偕亡！」民欲與之偕亡，雖有臺池鳥獸，豈能獨樂哉

？」

「賢者亦樂此乎」一問，梁王蓋疑賢者未必樂此也，孟子却曰：「賢者而後

樂此」云云，就其所欲，引歸正路，用翻轉一層法，妙妙。引詩後，復隱

括詩詞，提出「以民力」三字，跌出民情之歡樂；又先將文王之「能樂」

透，然後推本「偕樂」倒點出所以「能樂」之故，筆意警動。「偕樂」